

较量

周云林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较量

周云林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较量 / 周云林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04-3662-X

I.较... II.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6395 号

较 量

周云林 著

责任编辑: 嘉 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彩印厂印刷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20

ISBN7-5404-3662-X

I·2243 定价: 2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人类对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最终惹恼了自然。入冬以来，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一场接一场，直扫辽阔的北国，飞过长江，殃及江南重镇定州。连日来，定州的上空都是灰蒙蒙的，肆虐的黄沙鹰一般啄着人的脸，硬生生地把人逼作缩头龟。

定州城坐落在定水冲破西山形成的一块冲积平原上，气候温润宜人，水陆交通发达，自秦设州治事以来，商贾云集，几度繁华。解放以后，因几家军工企业南迁定州，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随着招商开发步子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古老的定州焕发了勃勃生机，城市现代化的氛围越来越浓，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西山之巅一松，亭亭如盖，高耸入云，曰摩顶松。立在摩顶松下放眼东望，定州风光尽收眼底。近来，随着人们生活品位的不断提高，西山摩顶松已成定州一大特色景点，无论寒暑，总有相约而来观夜景的人们。永定区政府抓住机遇，正在加紧开发西山风景区，山上山下，到处都扎着脚手架。但此刻的西山，暮色深沉，寒雾笼罩。不知是因为天太冷夜太深还是人们对连日黄沙的袭击心有余悸，不知今夜寒风未止而黄沙业已吹尽，风景区哪里还有人影？只剩一松孤零零地立在一片脚手架之中。是的，在这月黑风高的寒夜里，谁不会躲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或者与朋友潇洒浪漫？或者……谁还有闲心敢冒被沙尘侵袭的风险来观夜景？不过话不能说绝，凡事都有例外。少顷，月亮从云缝里透出一点光来，摇曳在寒雾中的摩顶松渐渐现出一个轮廓，摩顶松下确乎立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正贪婪地欣赏着定州夜景。顺着老者的目光纵目东望，但见夜幕下的定州果然好一派灯火闪亮的景致。远处，定北钨矿那边是繁星点点。近处，不管是定水以北的安定区，还是南岸市政府所在的永定区，都是群星灿烂，争奇斗艳。其中色彩更斑斓的，北边要数刚刚竣工的定州火车站，南边则非宽

虹灯下大红灯笼高挂的红灯区桃源路莫属了。两岸灯火倒映定水之中，定水宛然一条水中的街市，闪闪烁烁，醉眼朦胧，煞是好看。只是今夜无论大街还是小巷都是车少人稀，冷冷清清，不见往日的繁华与喧嚣。

老者足足在摩顶松下立了半小时之久，寒风吹动着他那乱如飞蓬的白发，吹紫了他的脸，但他的脸上铁铸铜塑一般不见丝毫表情。也许是受不了寒风的侵扰，老者从怀中掏出一瓶小酒抿了两口这才背起背篓，捏着火钳，一路哼哼唱唱下山来。原来却是一个拾荒老汉。哼着一串词儿道是：“酒哇酒，稀泥巴里面插杨柳，杨柳不发芽，我就不喝酒……”后面的词儿却被松涛声淹没了。没有人知道他姓什名谁，来自哪里将去何处。

夜十一点一刻，定北钨矿的汽笛呜呜地回荡在定州的夜空时，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从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桃源路疾驶上这时有些空空荡荡的人民大道，直到兴国路口方停。车上下来一个女人，那女人一下来，一阵寒风撩开她紫色的风衣，露出细长的两腿，黑色的马裤马靴，她那头长发早飘到了胸前。女人一直靠墙走在灯影树影之中，看不清她的脸，但从她的穿着、行姿和背影综合判断，大约是个可打八十分以上的女子。女人一阵风似的走到市检察院的两尊石狮前却立住了脚，石狮的背后竖着一个举报箱。女人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前面和两旁，没人，但凭左眼的余光，后面好像有个黑影，于是女人慢慢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处，女人转过身来，这才看清贴墙跟在后面的是个捏火钳背背篓的拾荒老汉，正在石狮背后怪怪地打量那举报箱哩。女人一付：莫非那拾荒老汉要掏举报箱？但见那老汉虽围着举报箱转了两圈，手里玩着火钳，却并没有掏的意思，女子又是一惊：难道那老汉竟是个举报者？他是谁，又要举报谁？女人正自惊疑，那老汉径直过来了，嘴里哼哼唧唧的，念念有词。女人在下风头，听得真切，他哼的好像是这样几句：“色呀色，猫儿看到鱼。猫儿不吃鱼，我也不好色……”女人心里骂一句：原来是个老色鬼！其实，女人一下车，老汉就跟在她后面，只是因为女人走得匆匆，没有注意。老汉早就看到了一直贴墙站的树影里的女人，相隔两步时，两人对视了一眼，老汉的目光冰凉冰凉的，旋即扭头望着别处一路哼唱而去。女人总觉得这老汉有些怪得可疑，不像一个真正的拾荒者。女人瞅见四下里无人，方一步步朝举报箱走去。

这女人是谁？是个什么身份？二奶？第三者？抑或是个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是什么的？她要举报谁？情人？老公？上司？在这雾浓浓夜沉沉的冬夜里，女人的出现与那拾荒老者一样，同样是个谜。

二

寒风呼啸，吹得定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会议室的玻璃窗阵阵作响。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反贪局的检察官们正在开会。

主持会议的是反贪局局长杨剑风，看上去四十出头，棱角分明的脸上，一对深藏不露的眼睛，亲和中不失威严，团政委转业，在检察系统摸爬滚打十多年，因承办了两电一草系统的几件反腐大案在定州声名鹊起，一个有人爱有人恨有人敬而远之的人物。此刻，会议已进行了三个多小时。主席台上，浓眉弯成一对大问号的杨剑风反手把烧出焦糊味的烟蒂插入已成刺猬似的烟灰缸里，清了清业已沙哑的嗓子道：“诸位，我今天又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说罢把那牛皮纸信封顺手递给旁边的田家驹副局长。田家驹看罢传到台下，等到十多名干警都传阅了一遍，举报信传回杨剑风时，他举着这封信凝视着全体干警道：“很明显，这封信与九月十九日收到的那封信均出自一人之手，都是街上随处可买的牛皮纸信封，都是电脑打印，落款署名都是公民丁一明。‘公民丁一明’不就是定州一公民？此其一。其二，从内容上看，第一封是永定区代区长在修建红豆娱乐城中受贿；第二封是永定区代区长在临武铁路定州段土建工程中受贿。第一封所指的时间稍早点，第二封所指的还是热的。不管举报人出于何种目的，匿名总有匿名的道理。其三，永定区代区长任忠贵这人嘛，我不太熟，开会时碰到过几次，人很年轻，三十多岁。据说领导很器重，办事有能力，有魄力，口碑不错，政绩也有。当然，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现在情况较复杂，有些事也不好说。这个案子查不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杨局长话一落音，下面你一言我一语小声议论起来，有说查的有说不

查的。杨局长起身拿张报纸塞紧被北风震开了的窗户玻璃，示意大家推举代表发言。老在外面打手机的涂小诚捏着手机过来说田局长这里就数你学问最高，你这个硕士先说。大伙儿拍了几下巴掌。田家驹，这位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扶了扶眼镜道：“现在研究反腐败的经常讲‘五九’现象和‘三九’现象。根据杨局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任忠贵有属‘三九’现象的可能。像他这种情况，处于一种上升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需要钱。从举报的线索来看，他老管工程，有搞钱的机会。举报人之所以匿名，正如杨局所说，自有其原因。但初步分析不难推断，永定区半年之内接连下了两个主头，任忠贵由代区长登上区长宝座只待明年三月的人代会，对于任忠贵来说，现在正是一个关键时期。谁会在这关键时候举报？我想无非三种情况：一是他的同僚；二是与之产生了矛盾的行贿人；三是被他伤害过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身份特殊的女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特殊情况，我认为这两条线索都有相当的含金量，有查的价值。”

田家驹发言后，有附和的，也有不同意见的。反贪局里，除了两位局长，就数涂小诚人望高，业务熟，经验丰富，常有独到的见解。

杨局长沉吟片刻，点名听涂小诚的意见。

涂小诚刚准备发言，手机响起来，他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号码掐了道：“我个人认为这个案子不查为好。首先，任忠贵正如杨局介绍的，上头没有点名查，下面也没有群众上访，单凭举报信是匿名这一点，就不必立案。举报人各种角色都有，花上八分钱查他大半年的事也不是没有。人吃了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工作中难免得罪人，报复诬告乃至陷害都有可能，再说如果查不出名堂来岂不吃不了兜着走？退一万步来说，有的人也许希望我们查，查一次升一次的事不是奇闻。查归查，怎么处理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何况我们今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是先把手上的几个案子办结实际点。”涂小诚一副精于人情老于世故的样子，看上去有四十好几，其实还不到四十。他的话，代表了反贪局里最近潜滋暗长的一种情绪。

田家驹到底年轻气盛，说话最喜单刀直入，而涂小诚毕竟阅历深一点，说话常拐个弯儿，或在正话反说。这杨剑风再清楚不过。杨剑风听了田家驹的发言之所以点涂小诚，无非见会开得那么长，夜已深，想早点定下来。

但涂小诚的发言最初还是令杨剑风有些吃惊。公正地讲，自从两年前受了挫折从办公室调到反贪局之后，涂小诚确实消沉过一段，但没过多久，涂小诚就把对腐败分子的无与伦比的恨转化为强大的动力，屡屡主动请战，领头冲锋，迅速成长为局内举足轻重的业务骨干。可他为什么今天却与田家驹唱反调主张不查呢？是真不查还是正话反说？涂小诚说完，底下果有说好的。就是田家驹也从眼镜上方翻出两缕疑惑来。但是，涂小诚再精也没有蒙住杨剑风，杨剑风想起今晚涂小诚老打手机，估计他今天有什么事，急于散会，所以故意亮出把子来好堵主张不查人的嘴，把皮球踢回早作定夺早散会。于是杨剑风望着涂小诚笑一笑道：“诸位，田局长和涂哥的发言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局里的两种思想。首先，涂哥说得并没错，我们现在手上的几件案子，可以说是办到了一脚跨进姨姐的房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办吧有压力，办吧有阻力。因此，近一段时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难免在我们中间抬头。是的，光凭举报信是匿名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不查。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讲，我也不希望惹事，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我们又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头顶国徽肩扛圣剑的人。总书记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我的同志们，我们是职责所在，责任重于泰山啦。举报人署名定州一公民，他对我们共和国的法律，对我们这些以捍卫法律尊严为使命的人寄予了多少期望！所以，田局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涂小诚第一个带头鼓掌。

杨剑风问：“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见大家再无异议，杨剑风笑望涂小诚一眼道：“主不查的也好，主查的也好，都给我上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由我、田局和涂哥侦办，具体由田局负责。案件代号9.19。从今天起，案子进入初查阶段，请大家注意保密，这里作为一条纪律特别强调。田局和急着有什么事的涂哥留下，其余同志散会。”

田家驹见涂小诚也跟着出去，以为他忘了留下来，忙以目示意，涂小诚眨了眨眼出去。田家驹跺着脚，呵着热气搓手，手脚都冻麻木了，见杨剑风又捡起吹掉的报纸塞窗户，叹口气道：“几时也弄台空调？”杨剑风摇摇头：“老弟，我们都是泥腿杆出身，别那么奢侈。我只想弄点炭火烧烤，

可惜也没得领的了。”田家驹道：“这也难怪，今年经费太紧，据说年底有两个月的工资还没着落呢。”

正说着，涂小诚左手提着方便面右手提个热水瓶进来了。三人吃罢方便面，顿觉暖了许多，窗外的寒风也似乎吹得小些了。涂小诚递给杨剑风一支烟，三人重新围拢来。杨剑风打着嗝笑问涂小诚：“手机都快打爆，急着幽会还是怎么的？”涂小诚撇嘴一笑道：“我们这些人除了一身正气就剩两袖清风，一没银子，二没精子，哪有那些好事？都是马三弟那小子，一会儿要我替他请假，一会儿要我过去。我看今天的会他到不到也无所谓，所以也没有替他向你请假。”田家驹扶了扶了眼镜问：“马三弟这两天好像心事重重，是不是为秀芝下岗的事？”涂小诚道：“亚亚不也在棉纺厂？听三弟兄讲重新上岗要入股，或是为人股金的事两口子吵到打了，电话里听得秀芝哭兮兮的。”杨剑风问田家驹：“棉纺厂到底是咋回事？亚亚不也下了岗？你怎么没有说？”田家驹苦笑道：“亚亚都是因为我才分到企业去的，她是学法律专业的，到厂里做政工，又使不上劲，跟我一样书生气又足，哪里能和领导搞好关系？这下棉纺厂一破产，不就下岗了。要买断一次性可拿两千多元，等破产重组之后再上岗须一次性交八千块钱入股金。现在单位上家属下岗子女就业那么多事，组织上想管也力不从心，谁能管得了？”杨剑风点点头：“也是。”转头望着涂小诚，“等会我们三个到三弟兄家里看一看，现在还是扯一下案子。”

田家驹冲涂小诚笑道：“涂哥，你刚才发言，简直把我弄糊涂了。不查？那不是你的性格嘛，谁知又让你玩了一次深沉。”

涂小诚大笑。

涂小诚初进检察院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之在部队既干过侦察兵也干过文书，能武能文，深得领导器重，不两年就升任了办公室副主任。因为参加一个专案组，对头是定州市赫赫有名的商界大佬陈力，涂小诚看不惯他那目空一切的熊样，在数传不到的情况下拘传了他。谁知那大佬却是一名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因为没走该走的程序，后来落了个行政记大过、撤销职务的处分。本来，在涂小诚心中，田家驹那种嫉恶如仇的禀性，那种雷厉风行的风格，咄咄逼人的气势活脱脱就是自己从侦察兵连转业进检察

院时的翻版。刚才发言时的虚晃一枪一经田家驹说破，不由大笑起来。

杨剑风微笑着看了他两位得力助手一眼道：“会上虽说这个案子由我们三人办。你们知道，年终将近，要办的事还多。这案子就辛苦你们。家驹你主办，涂哥打配合。一方面根据现有线索顺藤摸瓜，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防止毁证、串供、搞反侦查。一旦时机成熟，要迅速出手，打蛇打七寸，搞就搞掂。另外，根据目前反腐形势来看，这个案子有可能需要升格，对此你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在工作中要注意保护自己，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通气。”

杨剑风说完，田家驹笑道：“杨局，我担任正面主攻手，小诚迂回包抄。你这一套正兵挡敌奇兵取胜的招术还没有兜售嘛。”一句话说得三人都大笑起来。

杨剑风忍住笑道：“家驹呀，你锐气足办法多是优点，但也不可书生意气太浓。小诚侦察兵出身，搞隐蔽工作有一套。你们联手，这案子我放一百二十个心。”

杨、田两人都望着涂，涂说：“这个案子很可能是一个窝案，而且有可能隐蔽得相当深，说不定我们一介入就会有压力和阻力，你们当领导的腰杆子可要硬，要顶住喽。”

杨剑风拍了一下涂小诚的肩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怕痛怕痒就不干咱们这一行！”

最后三人一致商定，就从临武铁路这条线查起。

杨剑风灭了灯，三人下得楼下，杨剑风说：“咱们去马三弟……”后面半截话不知是被迎面扑来的一股冷风吹走了还是给堵回去了。涂小诚大着嗓子打着手势道。“你们明天要开会，早点休息，如有特殊情况我打电话过来。”喊罢一头扎进寒风中。

三

深圳西路那片洼地里，买烟都要凭计划的年代里红红火火的护城供销社如今已破落得与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极不相称。原先的店面、仓库都改建成了住房，十来栋平房横七竖八凑成极不规则的两个院落。马三弟借他老子的光，临南街面上占了两小间。左邻右舍都抠了门开了窗做点小生意什么的。马三弟自己在市检察院开车，老婆王秀芝在棉纺厂上班，所以两间门面除装了一个防盗门，连一个窗都没有开。马三弟爱讲究，把临街墙上通通用蓝色涂料刷了，所以你一路过就可看到马家有些与众不同。

这不，马家的确与众不同。这么大冷的天，从西山翻下来的一股寒风直往南街这边灌，夜深人静，左邻右舍都已门窗紧闭进入梦乡了，马家还亮着灯，马三弟还蹲在门口，脑袋垂在两膝之间。内间女儿欢欢哭闹了一会哭累了睡着了，脸上两条泪痕清晰可见，欢欢的旁边是和衣坐在床上低低啜泣着的王秀芝，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大半部脸，有几缕还和泪沾在了脸上。

马三弟现在心里烦着哩。老婆自从下了岗之后就没个好心情，总是寻着碴儿找他吵嘴，特别是前几天厂里去了来要什么八千块入股金，骂他没用的、窝囊。马三弟是个独子，过单身汉生活时潇洒惯了的，成家添口后本来就憋得慌，自己每月六百块钱硬工资，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玩手机，说什么都好，说起钱他就窝火。所以老婆找他逼钱，骂他，他就来了牛脾气，撕着老婆的头发一顿暴打，打得老婆哭，吓得孩子哭。他老婆也不是好脾气，骂骂咧咧把暖水瓶、茶杯、碗碟、衣架……总之能搬动的东西都砸了，砸得满屋一片狼藉，口口声声嚷着要离婚。

刺骨的寒风吹得马三弟清鼻涕直滴，他已全无感觉。钱、钱、钱……此刻，占据他脑子的全是些奇形怪状的钱字。上哪儿去弄八千块钱？找父母？父亲每月拿点社保，城里扎身不住才搬回乡下种点小菜喂头猪度日，

一点积蓄早在他结婚时就掏光了。妻姐舅子家拿几千、万把是小菜一碟，可他们就是嫌我穷。我就是低下架子去借他们也未必肯。去单位借？虽然干了五六年，还只是个临时工，况且也不够条件。找朋友？平时混的多是酒肉朋友，说借钱？那准没门儿。思来想去，马三弟想到一个人，那便是局里的涂哥。涂哥义气，嫂子亚萍在步行街开着一家服装专卖店。所以他才频频给涂小诚打电话，一来请他代为请假，二来想开口借钱。到底借钱难开口，支支吾吾，只说吵架的事，未曾提借钱的事，他估计涂哥迟早会来，蹲在门口，一来等着涂哥，二来借冷风吹吹发热的头脑。

斜对门一阵卷闸门响，马三弟抬眼一望，是下头场的赌客出来了，其中一个披黑呢大衣的秃顶在路灯下发光。马三弟定睛一看，那不是卫东公司的邱尔冬吗？马三弟从部队复员回来经人介绍在卫东公司开过两年车，邱尔冬名义上是公司董事长，实际上只是黄卫东一个跟班。往日，马三弟最看不惯的是他那副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所以他只是厌恶地瞥了一眼即将目光转向另一边，心里愤愤地骂道：这些家伙干的是坑蒙拐骗、丧尽天良的勾当，却整日里酒馆里进赌馆里出，过得有滋有味。马三弟正自感慨哩，邱尔冬不知咋的偏到了南边。见马三弟呆在夜风里，邱尔冬大为惊讶道：“三弟兄，深更半夜，这么大冷的天，蹲在风里头干吗呀！”马三弟站起来，见邱尔冬也着醉眼，打着酒嗝朝屋里瞅，勉强挤出一丝笑：“邱总，手气还好么！”邱尔冬一看屋里稀乱的，分明还有人哭，借着三分酒劲一把把马三弟拉到街心里，关切地问：“三弟兄，好汉不打妻，干吗打老婆？”马三弟叹口气，欲言又止。邱尔冬喝着酒气道：“怎么？才分开几天就丢生了？瞧不起老哥们儿了？老哥今日个中午陪客多喝了点，打到这时候的麻将，还没吃晚饭哩。走，陪老哥吃夜市去！这世上有啥过不去的火焰山？喝几盅，气儿就消了。”马三弟一来正愁一肚皮气无处发泄，二者见邱尔冬也是诚心诚意，只得回头拉了门与邱尔冬上了一辆的士。

的士直驶人民大道，折而向西上了桃源路，早见灯火闪烁，烟雾缭绕，人影绰绰，一溜儿都是编织带搭就的夜市摊。邱尔冬寻到“鸭王”，进去拣一副背风的座头坐了。点了鸭脖、鸭掌、鸭舌、鸭拐、鸭肠、鸭肝……整整一个酱汁味的鸭全席。

话题从马三弟的手机扯起。马三弟玩的是个爱立信788英文机，平常总爱捏在手上，现在就放在桌子上。

邱尔冬瞥了马三弟的手机一眼道：“那玩意现在不早淘汰了么？”

马三弟不尴不尬地道：“哪里比得你们这些老总，我这个还是当铺里出来的二手货。”

邱尔冬问：“三弟兄你还没转正？”

马三弟苦笑，摇头。

邱尔冬道：“当初你跳槽而去，都以为是个好事。衙门里的门槛太高了，你何不退一步作打算？”

马三弟说了四个字：“骑虎难下。”

邱尔冬问起马三弟为何打老婆，三弟兄几口酒下肚，有一种倾诉欲，将老婆要八千块钱入股金的事约略说了。邱尔冬听罢沉吟良久才抿了一口酒道：“我们公司正在筹建上市公司。现在的司机老吴年纪大了，脑子又不转弯。莫若你重新回来，公司再资金紧张，预支你八千块钱是没问题的。”

马三弟心想：看现在的局势，转正的希望太渺茫。与其没有指望的穷熬，还不如捞点实惠。有奶就该叫娘嘛。因道：“邱总，卫东公司要成上市公司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吧？”

“嗨——”邱尔冬乜着眼，“容易不容易还不是领导一句话？而今的事，平仄全在领导心里。”

马三弟问：“是走的区里的路子还是市里的路子？”

邱尔冬道：“当然是区里，任区长都主持开了两次协调会，各项手续正在办哩。”

“任区长？”马三弟一惊，立即想到今晚局里开会的事，有口无心地道，“你要说别人还好，任区长拍板的事，未必就作得数。”说罢自知失言，借喝酒的当口想轻轻掩饰过去。

邱尔冬一听马三弟话中有话，酒醒了一半：“三弟兄，莫不是有谁在告任区长？”他深知任区长与黄卫东、与卫东公司上市有多大利害关系，想借此讨点口风。

马三弟一笑：“那是领导们的事，你我瞎操心干吗！”见邱尔冬先前的得意悄然隐去，露出急迫的神情，马三弟不由有些飘飘然，含含糊糊不置可否。

邱尔冬见马三弟不肯露风，暗忖三弟儿在吊胃口，借口上厕所出去打了个手机。归座后，邱尔冬神情已变，附在马三弟耳边道：“三弟儿，你的事就是老哥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今天这时不好说了，明天晚上，我请你到那边听歌，给面子，你就来。”说着用嘴歪向对面红豆娱乐城。

马三弟思考着邱尔冬话中的分量，暗忖：他既然如此关心，说不定与任区长黏黏糊糊有些关系。他虽然是个吹泡泡的，但我还是不能坏了朋友的义气，免得日后在社会上落个不好的名声。因此只得如实相告：“邱总，你想我一个抬轿的又晓得多少？”

马三弟越说不知道，邱尔冬越认为马三弟在卖关子。马三弟见一时说不清，只得胡乱点了点头。

邱尔冬打的送马三弟回家的路上，一边打着酒隔一边有板有眼地哼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直把已有几分醉意的马三弟送进屋，还在他耳边叮嘱了几遍明天见才“里格弄格里”地哼哼唱唱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家去了。

邱尔冬刚走，涂小诚就打的到了。到了马三弟家门口，隐隐看到内屋有亮光，要通三弟儿的手机，听得门内手机响，就是无人接，只得拍门。门开处，是披头散发挂着泪痕的王秀芝。王秀芝见是涂小诚，强装笑脸，但那些笑比哭还难看，而马三弟则和衣蜷在沙发上鼾声喧天，一屋的酒气，看得出已醉得不轻。涂小诚俯身在马三弟耳旁喊了几声想弄醒他，谁知一点反应也没有，问秀芝两口子为什么吵架，秀芝不肯说。涂小诚只得叫秀芝拉床被子出来，替马三弟捂好才告辞出来。

涂小诚出来迎着冰凉的寒风心里嘀咕道：这马三弟，今天中了哪门子邪？吞吞吐吐想说什么又不说，打了老婆又出去喝得烂醉如泥。

四

第二天，马三弟若无其事地上了一天班。杨剑风、田家驹、涂小诚问起昨夜到底为啥打老婆，马三弟只轻描淡写地说是喝多了酒。白天与夜晚，当面与背面的感觉就是不同，想找涂小诚借钱可就是开不了口。将近下班的时候，马三弟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没人接，估计老婆回娘家了。食堂里吃了个工作餐，搭巴士回到家里，租了几本碟子消磨时光。不料才看一本，手机响起来，却是邱尔冬在红豆歌厅等他。马三弟见邱尔冬认了真，只得打的出来，到桃源路下了车，沿着定水风光带西走，欣赏着码头上的船舶，对河刚竣工的火车站，远处松柏之中灯火闪烁的西山别墅区——紫香阁一条街，特别是像一尊巨兽兀地高耸在一片古典建筑群之中的红豆娱乐城，辉煌的灯火照得一条街如同白昼。红豆歌厅里传出的音乐早在马三弟心里嘞噻嘞噻地跳动。走上红豆广场，马三弟在进进出出的车辆之中和罩着厚厚冬装的帅哥靓妹之中搜寻邱尔冬，不见。只得跨进大厅，取款机旁，公用电话亭边，也没有。一跨进大厅，突然置身于那种灯光和音乐所营造的氛围之中，耳闻目睹那种气派，那份浮华，马三弟不由得心神荡漾，匆匆瞥了一眼写有歌厅、娱乐中心、游戏室、洗脚城、桑拿部……的示意图就往歌舞大厅里走，进了内门，服务生要票，他才想起没买票。正准备返身，却见邱尔冬在一间小包厢门口张望哩。邱尔冬忙把马三弟接进包厢。

马三弟没想到失口说出的一句话不仅可解自己的燃眉之急，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惊动了定州赫赫有名的几个人物。此时，他们也正陆续赶往红豆。

就在马三弟跨进红豆大厅的时候，一辆崭新的奥迪直驶红豆停车场。车上下来一名男子——直起的风衣衣领和故意压低的帽沿遮去了大半个脸，不走大厅里的电梯却走后面的安全门，气喘吁吁爬上八楼，打开8808房房门，迅速关了门，衣柜里挂了风衣和帽子，原来却是刚刚开会应酬完的永

定区代区长任忠贵。这里竟是一个豪华套间，清一色的广式红木家具和高档家电，客厅里茶几上摆着各色时令水果和风味小吃。任忠贵一屁股坐进真皮沙发里，打开空调和电视，暖风和音乐即刻充满了整个套间，他不停地变换着电视频道，搜索一会，总觉无可看的节目，噤地一声关了。起身拧开闭路电视监控系统，观看娱乐城各处营运情况，最终锁定歌舞厅。一群黄发蓝眼的俄罗斯小姐正在表演中国歌舞，一人在唱，数人伴舞。唱的却是改了词儿的歌曲。大厅里的掌声、口哨声一浪高过一浪，观众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任忠贵也禁不住和着那音乐哼着词儿，两只脚丫摆到了茶几上，右脚大拇指打着拍子，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临近结束前，那唱的带头，伴舞的跟着，一件件脱了扔在台上，脱得只剩胸罩和裤衩。任忠贵叫声好，自个儿把巴掌拍得生痛，眼泪都笑出来了。

三年前，任忠贵从定南县河口镇党委书记任上调任永定区副区长不久，定州卫东实业发展公司经理黄卫东请他到红豆小包里听歌，作陪的是时任永定区粮油购销公司副总兼红豆总经理的方正。本来，新官上任，形象看得很重，任忠贵是不肯来这娱乐场所的，但禁不住这对把兄弟的软磨硬泡。两人一唱一和，说定州剧团原来一个当家花旦吕诗雅现在改唱通俗歌曲，不仅歌唱得好，舞跳得棒，那人更长得美，叫人看了一次，想看一次，特别是两眼放起电来，电晕台下一排又一排听众，因此歌厅的生意火爆得不得了。说真的，任忠贵当时是很勉强地来听歌的，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初来乍到，也犯不着得罪两个地头蛇。但当他在小包的闭路电视上看到吕诗雅一出场，两眼就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不转弯了。听了一曲《青藏高原》又一曲《山路十八弯》，任忠贵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连黄卫东和方正挤眼神，方正出去了一下任忠贵都没注意到。你道是任忠贵真如黄卫东和方正想像的被吕诗雅的声色迷住了？也不尽然，原来吕诗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小学同桌吕莎莎。那个圆脸大眼的女孩，多少回出现在他的梦里，虽然他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甚至在与她之间的座位上还用小刀刻了一条沟。后来莎莎随落实政策的父母回城去了，任忠贵从此读到大学毕业再没有正眼看过一个女孩。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有第一次婚姻，或许也是因为陈芳的身上有莎莎的影子。吕诗雅算来也是三十二三，但看上去要年轻许

多，那么气质不凡，光彩照人。二十年来，她是怎么过的，现在的情况若何？看到吕诗雅谢幕后后台去了，任忠贵方缓过一口气儿来。黄卫东和方正两人满脸堆笑，任忠贵不便说出心底的那点小秘密，见两人笑自己刚才有些忘情，也只好报以一笑。三人正笑哩，包厢门响两下拧开来，正是从后台径直过来的吕诗雅。吕诗雅望任忠贵定定神，心忖：哇，那不是小学时常望着我脸红的小白脸吗？打断黄卫东的介绍直呼其名叫了一声忠贵，一屁股就挨着任忠贵坐了，弄得黄卫东和方正两人面面相觑。任忠贵还没开口，吕诗雅倒大大咧咧地冲两人笑道：“怎么？没想到吧？我认识你们任区长时，你们恐怕还在穿开裆裤哩。”两人望着任忠贵，任忠贵说出小学同桌的话来。黄卫东嘴快，冲吕诗雅笑道：“原来你们还是递过纸条的初恋情人，害得我和方经理还瞎吹了你半天。”当夜，为了庆贺他俩二十年的重逢，黄卫东、方正在歌厅小包厢摆了一桌，四个人酒酣耳热之际，吕诗雅一曲《枉凝眉》唱得任忠贵怦然心动。“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吕诗雅唱得很投入，任忠贵听得很用情。一曲唱罢，二十年的时间距离一下子便在两人心中缩成零了……

三年来，任忠贵仕途上一帆风顺，由副区长至常务副区长而代区长，而吕诗雅则由一名签约歌手而歌厅经理而红豆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识相让位的方正当了棉纺厂的厂长，而黄卫东则剥离原公司的有效资产，拉进吕诗雅等人，另组了定州卫东实业有限公司。三年来，就是这个8808房，这个黄卫东、方正装修布置的豪华套间成了任忠贵又一个家。这不，任忠贵正为俄罗斯小姐鼓掌哩，门锁响处，冷风和着外国香水味裹着一位熟透的美人进来了。那美人着了淡妆，进门挤眉弄眼一笑，恰如桃花绽开，任忠贵立即感觉到一股春的气息，女人飞快地在他脸上一个响吻，接着像蛇一样缠在他身上，转过银盆似的一张大脸，两只探照灯大小的眼睛盯着他，一只耳环还兀自荡秋千。这女人抓过遥控关了闭路电视，嗲声嗲气道：“你烦不烦啦，一天到晚就是这个会呀那个会呀，你是开会成瘾？出国那么久，刚回来两天也不多陪陪我呀。”这女人正是吕诗雅。任忠贵凝视着她的眼，若有所感：“开会非吾意，官身不由己。”吕诗雅哟字未出口，门铃叮